

“普通青年”咸丰为何被选中



常,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,结果送掉了性命。”

在古代传统社会中,人们对皇帝有着很高的期望,尤其是清朝,皇帝作为大权独揽的人,理应对万事有着过人的能力。不然,天子如神的认识就要破灭。而茅海建教授却将这位咸丰皇帝的伪装拆掉,用史料还原时代环境,探究咸丰到底是不是真“平庸”。

以后来人的眼光判断,咸丰显然不如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。奕訢主导了洋务运动,其目光和手段都堪称政治天才,如果不是在与慈禧的斗争中失利,或许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便会发生大变化。咸丰之所以能在与奕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,不得不提到两人——一位是他的父亲道光皇帝,另一位是他的师傅杜受田。

道光也是位资质平常的皇帝,性格比较保守,看重祖宗家法,缺乏开拓进取的野心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皇帝对外的认识就可以看出道光如何狭隘、自大、固执。其实,第一次鸦片战争远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带给国人的震撼大,其原因之一便是,失败后的道光皇帝把自己的眼睛遮住,继续守成,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,继续沿着旧道路走。他看不见当时西洋的强大,不承认清廷的虚弱,为了让清朝这架马车继续走下去,他需要的继承人是像他一样能够继续遵循祖宗之法的人。

道光可能并没有识人之才,他面前,四皇子奕訢老成持重,与自己相似;六皇子奕訢聪明过人,但有时又显得过于大胆。究竟让谁来继承皇位,他犹豫了很久,最终还是选择了更像自己的奕訢。

清自康熙“九子夺嫡”之后,雍正为了避免在立储之事上再同室操戈,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,而后乾隆皇帝将此制度定为永久制度。这一制度大大减少了皇子为争夺皇位而造成的摩擦,也避免了内外大臣互相勾结,拥立自己亲近的皇子。如果全是皇帝内心秘密选人,那外臣自然也就没有建议和干涉的理由了,这也让皇子能不能成为皇储完全在皇帝一念之间。

然而真就无法干涉吗?事实确实不如想象般容易——在这种立储制度之下,想干涉皇位人选除了要有过人的胆量还要有高明技巧,不过巧的是,咸丰的老师杜受田就是这种有胆又有技巧的人。

杜受田作为上书房老师,从咸丰四岁半就开始作为他的老师,讲授四书五经和儒家经典。清朝设立

上书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皇子,提升皇帝的素质水平,因此虽没有科举考试的标准,但学生被立为储君和老师未来能否成为帝师是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。因此,上书房的老师们都在暗中较量。

茅海建引用了两则野史:一则说是有一次道光皇帝病重,召两位皇子面圣,想借此决定谁继位合适。两个皇子各自问询自己的师傅,六皇子奕訢的师傅告诉他,皇上如果问你,你就知物必言,言无不尽就行。而杜受田告诉四皇子奕訢,你的天资不如你六弟,如今只有一个办法,如果皇上说自己生病将不久于人世,你就伏地痛哭表达自己的仁孝就行。果然道光吃这一套,觉得四皇子仁孝,就定四子为皇储。

还有一则故事讲,一天道光皇帝令诸皇子去南苑打猎。按照清代制度,皇子外出须向老师请假,以示尊师。当奕訢临行前向杜受田请假时,杜受田在他的耳边说:“你到了围场,只坐着看其他阿哥打猎就成,不要发一枪一箭,并约束手下人,不要捕杀任何生命。如果皇上问起来,你就说现在还是春天,鸟兽正在生长抚育,你不忍心伤害它们;而且不愿与诸弟弟们竞争。”果然如杜受田预料的那样,道光大喜,认为四皇子有仁爱之心,决定立他为储。

这两个故事流传很广,甚至茅海建明知这是无从查证的野史记载,也要把它们写进书里,因为正是这两则故事体现了咸丰确实非常平庸,他能继位完全是杜受田猜准了道光的心思。如果“才”“智”都不行的话,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光皇帝一定对儒家品质中的“仁”“孝”更为重视,于是他着重让咸丰在这点上打动父亲,结果也说明这招确实奏效。

就这样,资质平庸的咸丰皇帝成为未来中国的掌舵者。后来人指责道光犯了重大错误,应该立奕訢为皇帝,毕竟他收拾残局都能收拾出“同光中兴”,如果作为皇帝的话想必会更好,至少不会有慈禧揽权近五十年的可怕局面。

但是历史有时往往就是这样弄人,在世界发生大转折时,在西方大步跨进工业时代时,中国选出了一位平庸守成之君。在这本书中,我们能看到咸丰的努力,也能看到这种努力之后的无力,能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让中国失去控制的,同时我们也能看到,在他执政的十年中,中国是如何陷在内耗中,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会。

(来源:北京晚报 作者:吴越)

红荔似海(传奇)

梁建

都叫他朱知府,他倒有些把自己的名字差点给忘了。有天听人说到朱大红,他愕然:这名字很熟,在哪听过?

大家也惊愕:朱大红,不就是朱知府你吗?附近虽有这名字的人,你不是强令别人都改名了吗?

又有人恍然大悟,如梦中惊醒,不由笑了起来,呀哈,知府大人真逗,故意开个玩笑呢。

还有人莫名紧张,擦额上细密的汗珠:是不是提醒我,有眼不识知府?今晚,得拿个王八送到他府上了。朱知府喜欢吃王八汤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

朱知府正是喝过了王八汤,心情畅快,不由哼起了心爱的小曲:

叫饱就睡,好过当元帅……

又一阵南风吹来,挟着忽远忽近时高时低的歌声。朱知府嘴巴里的小曲停住了。侧耳细听,还是那熟悉的潘州山歌:

荔枝红
我的家乡荔枝红
荔枝红
红红的荔枝
像那红灯笼
……

朱知府满意地笑了,自言自语说:“哦,起贡了。”他知道,从潘州向长安进贡荔枝的队伍,出发了。

突然,朱知府的笑容凝住了,僵硬了,最后,变成了冷笑:哼!哼哼……

朱知府抬头,目光越过荔枝树梢,到达遥远的天空。

天空下,潘州山歌远远飘扬。在山歌里,一阵马蹄的声音急促响过。

马蹄声过后,扬起一条长长的灰尘……

灰尘前头,是奔向前方的马队。走在前头的,双目有神,眉宇间凝聚着坚毅的神情。他是潘州都头高柏桥。

高柏桥的后面,精神抖擞地走着送荔枝的队伍。他们风驰电掣,斗志昂扬,兴奋地唱着歌,从一个荔枝林里跑出来了,又扑进另一个荔枝林。官道蜿蜒,就在荔枝林里穿行而过。此情此景,果然给朱知府猜对了。潘州这儿发生的大小事情,好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,逃不出他的耳目,以及其异常丰富的想象。

偶尔,这支队伍放慢了脚步,必是人烟稠密的地方,受到人畜阻塞之故。这时候,高柏桥会腾出手来,擦去额上细密的汗珠。他们一齐望着前方。

那是长安的方向!

长安,在潘州遥远的西北方,远隔万水千山,任他们怎样努力,就是踮起脚跟,也看不到。然而,长安就在他们心中。那是京都,众人向往的“圣地”,在心里闪耀着熠熠亮光,向往和倾慕之情不言而喻;长安,又将会在他们的脚下。他们车子上的荔枝,最后到达的地方,当然是京城。想着皇上在等候他们,不,在等候他们亲手送去的荔枝,他们心情激动,一次又一次唱起了潘州山歌。

(未完待续)

荔枝红
我的家乡荔枝红
荔枝红
红红的荔枝
像那红灯笼
……

一阵阵欢快的山歌,在潘州大地上随风飘荡,远远飞扬。

在潘州山歌的欢快里,风从海那边徐徐吹来。蓝天下,便见绿浪翻动,一层、一层,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。在绿海中,更见红色闪耀,一点、一点,在阳光下引人注目,不用说,那是树上挂着的荔枝。

哦,岭南之南的潘州大地,又迎来了荔枝成熟的季节。每当五月一到,鸣蝉在荔叶丛中开始第一声啼唱,枝头上酣睡的荔枝好像被唤醒了,便在成熟的路上日夜赶路,风雨兼程。

又有说,是南海的风,在琼州那儿晃悠了一冬,早憋足了劲儿,到时候了,便扭头向北,渡海、踏浪,一路吹来,所到之处,荔枝的成熟快马加鞭,几夜变红。这些热带之风,热力十足,能量巨大,势不可挡!

热浪之中。一个圆滚滚的人到了后院,把新竹做成的躺椅摆到空地上,然后,又把肥胖的身子放上去,摸着浑圆的肚子,享受着南风的清凉和乐趣。荔枝树的阴影,不偏不倚落在他的身上,如同五彩缤纷的点点梅花,又似斑斑碎叶。

这人,本地父母官朱知府。潘州上下,大家